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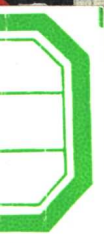
ZUOJIAZIXUANCONGSHU

· 当代作家自选丛书 ·



吾伟哉小说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



DAI

当代作家自选丛书

孟伟哉小说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成都

责任编辑：徐 靖

封面设计：戴 卫

插 图：秦 龙

封面题字：何应辉

孟 伟 哉 小 说 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 插页7 字数277千
1982年5月第一版 1982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4,900册

书号：10118·527 定价：1.25元



一九七九年于北京



一九五四年于天津

2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农村度过的，那里的野草
 中有我的喜悦和悲哀。

在革命队伍里，在战争环境中，我辗转于
 山野丛林，常常在野草丛中宿营、做梦和幻想。

以一个战士的身分，在祖国的和前线那
 大山里开始练笔，那时，我不知道什么叫诗，
 什么叫小说，不知道“作家”是怎么回事，更没有
 听说过“文坛”的称谓。

我只是与那烽火战战兢兢，激动和颤抖的人
 和事。

所以，我说，我是一株野草。

我二十岁以前发表的小说是稚嫩的小草，
 近三十年来，它们也不过是稍稍结实一点的
 野草。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收在本集的作品，是作者从他五十年代初期至八十年代初期所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和微型小说中选出来的。其中有作者的处女作、成名作和最近创作的引人注目的优秀作品。小说所歌颂的主人公，他们的心灵是纯真的、感情是美好的，虽然受到这样那样的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们对生活仍充满信心。作者也用辛辣的笔锋、善良的心愿，鞭打了一些丑恶的灵魂。小说结构严谨，语言隽永，读来耐人寻味。

我是一株野草（自序）

今年初春的某个早晨，在北京南小街往北疾行的自行车流里，有一个骑车人，忽然把自己想象为一株野草。他内心默语着：“我是一株野草……”

这个人就是我。

我为什么把自己想象为一株野草？

我为什么认为自己是一株或象一株野草？

因为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提议出我的中短篇小说集，并嘱咐要写一篇谈所谓创作体会的文章，我就忽然想到，——我是一株野草。

我出生在农村，那是野草丛生的地方。

我的童年和少年在乡村度过，那里的野草丛中有我的喜悦和悲哀。

在革命军队里，在战争环境中，我辗转于村野山林，常常在野草丛中露宿、做梦和幻想。

我以一个兵士的身分，在祖国的和朝鲜的大山里开始练笔，那时，我不知道什么叫诗，什么叫小说，不知道“作家”是怎么回事，更没有听说过“文坛”为何物。

我只是写那些令我感动、激动和震动的人和事。

所以，我说：我是一株野草。

我二十多年前发表的小说是稚嫩的小草，近三十年之后，它们也不过是稍稍长高了一点的野草。

我把自己比作野草，为的是赞美阳光、空气、水分和土壤。

我虽是野草，却离不开生命所需要的一切。

鲜花和青草，有着同一个母亲——大地，然而，我是一株草。

我是一株野草，我看到星空，我看到雷电，我看到流云，我经历风暴。

我是一株野草，生存于大自然之中，有冬眠和沉思，也有春甦和欢欣。

我惧怕我的根茎离开泥土，因为那意味着枯萎和死亡，尽管我终究要死，尽管我是一株草。

我是一株野草。以自己平凡的生命，给人间增添一抹儿绿色，是我的一种美的愿望。

我是一株野草。

我爱山川、平原、江河……我生息在大地母亲的怀抱。

一九八一年四月七日至五月二十四日，北京

目 录

我是一株野草（自序）	1
一座雕像的诞生	1
夫妇	65
诗人的悲剧	156
留党察看的人	192
尊严	207
头发	214
战俘	230
舌	248
被俘者	256
一个参谋和三个将军	285
冰河上的火焰	307
我们的团长	323
高松	335
朴金锡	343
小英雄嘎娃	353
隋钢同志	366

不朽的友谊	372
命令	378
战后相逢	384
在远离北京的地方	395
插图	398
三四一十二	401
父母儿女	403
后记	400
作家小传	407

一座雕像的诞生

倒数第一章中的一节

——一九八〇年六月的一天，S市美术中心的雕塑展览开幕了。观众们沐浴着初夏温暖明丽的阳光，穿过四处摆了鲜花的景致幽雅的庭前广场，分别涌入各个展厅。

这第一批观众，多是美术学院的学生和业余艺术爱好者，而格外引人注目的，则是步履蹒跚、或银发、或谢顶、或扶杖的美坛名家和十数名外国男女。据说，这些外宾，是来自法兰西的一个艺术考察团，其中包括雕塑家、艺术史家和久享盛名的艺术鉴赏家。

美术中心本来就是一个色彩斑斓的所在，又适逢如此宜人的季节，观众们多彩多姿的服装，更给这里增添了迷人的光泽。

彩色的人流，欢乐的人浪，分别涌向各个展厅，被吸引在一件件作品之前。

渐渐地，一个最宽大的展厅聚集了最多的人，而

这全是因为，陈放在展厅中央的一件作品，有着惊人的魅力。一件什么作品呢？一位洁白晶莹的汉白玉妇女雕像。

这雕像，被安放在黑色闪光的圆形大理石底座上。她的身体比例，完全象一个真人。她头发优雅地盘绕在脑后，头稍低，腰微倾，右臂向后似乎在牵携什么，左臂朝前似乎在指点什么。她穿一件白色无袖连衣裙，左脚踏地，右脚正从后向前迈。她微笑的面容温柔慈爱，目光正倾注在她深为关切的目标上，和她似召唤又似牵携的右手臂，自然而微妙地显示出内在的统一……

“杰作！非凡的艺术杰作！”

人们啧啧惊赞，仰望着这雕像，有拍照的，有素描的，有的外宾还沙沙地开动了轻便摄影机……

“先生们！有何观感？”我国的一位雕塑权威，乘人们稍许安静之际，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和满足，甚至带点儿正当的骄傲之情，直接讲出法语，询问一位有着别林斯基的发型的外宾。

这外宾似未耳闻，两手拢在腹前，自管对着雕像凝目沉思。过了好一阵，他终于开口说道：

“这是惊人的。这是东方美。充满感情。饱和着生命。极好地表现了宁静和谐和人物的心理平衡。这是完全独创的迥异于罗丹的风格。这样的作品将是全人类的艺术瑰宝，它将和古代希腊以至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同样不朽。不过，先生！我特别要重复地说：它是东方美，东方精神。”

“谢谢！”我们的权威说，“这是生命之歌，生活的诗，蕴含于温情中的高尚美。”

“创造这作品的艺术家在哪里？”一位外宾问，“可以会见吗？可以请他谈谈他是怎样完成这作品的吗？”

“你们以为它的作者是专门的艺术家的吗？”我们的权威反问。

“难道不是吗？”外宾惊问。

“是的，先生们！”我们的权威说，“它的作者是两位医生，在我们的国家就叫业余艺术家。”

外宾的问话和我们权威的回答，也引起外宾的极大兴趣。于是，人们又嗡嗡起来，都极想见到这不朽之作的作者们……真的，这惊世之作的作者们是怎样的两位医生呢？

第一章

1 一会儿，再过一会儿，历史将得到一次严格的验证：它要么把一个伟大时刻载入史册，要么把光明正大和阴谋诡计一同记录在案；分界线也许只有几秒钟。

根据金日成、彭德怀和克拉克上午十时签字的停战协定，历时三年有余的朝鲜战争，将在今天二十二时也就是晚上十点正停止。现在，离那个时间还差一会儿，是的，只有几分钟了。

人人都有一种潜在的激动。然而暂时还看不到因胜利而激动的迹象。因为，今天，恰恰是在今天，自从太阳落山，敌我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也许是这次战争爆发以来最为猛烈的炮战；而且，据说，绵延数百里的战线，各个地段都如此。这样，就产生了两种说法，一种是：“这是最后的报复，要把所有运到前线的炮弹都倾泻出去。”一种是：“美国人究竟守

不守信用，还很难说，不到规定的时间，不能下结论。”

人们在焦急和不安中等待着。这，在长达数百里的战线上，也处处一样。

女军医欧阳兰就是这样。

她在前线救护所里，在一条坑道里。这一会儿倒没有伤员，但她得随时准备接受伤员，包扎急救。

炮声象风暴呼啸在坑道外面，疾驰在山野林莽。坑道，不，整座大山，都在颤动。高挂的煤油灯晃荡得是那样厉害，好象随时都有熄灭掉落的可能。她穿着白大褂，两手插在兜里，说不上自己有什么想法，只是来来回回地走动。她是在等待，——等待战争停止，等待着战争也许继续下去，等待伤员来到，等待着可能发生的一切……反正是等待。救护所长，一名将近四十岁的男军医和另三名男子汉医生，一个以年轻小伙子组成的护士班和另一名叫马翠的女大夫，都分别坐在木箱上或帆布担架上，一言不发而又若有所思的等待着。一会儿一会儿，大家——包括她欧阳兰——总把目光投到手术台旁边的闹钟上，仿佛只有这只闹钟的分针、秒针和时针，才能带来战争是不是停止的最后信息。

一会儿，再过一会儿……

等待，等待……

“时间到！”一声大喊，是谁喊的呢？炮声果然停止了，象刀切那样的停止了。

寂静，突然降临于战场。

欧阳兰凝然站定了。救护所长、别的医生和护士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但是，大家——包括欧阳兰——又都面面相觑，不动不

嚷，似乎不相信这是事实，又似乎要再确证一下这是不是事实。

一阵爆发的欢呼声在外面响起，嗡嗡地传进了坑道。于是，这个小小的救护所里，又不知谁喊着“停止了！我们胜利了！”大家便“哦啊”地欢叫着向坑道口跑去。

燃烧着的山峰上，飘荡着烟尘和浓烈的火药味的山峰上，不知道从哪里一下子涌出来这么多人，欢呼，跳跃，拥抱，拍手，扔帽子，流出泪水……

以一条漆黑的山谷为界，敌我双方的山峰上都在燃烧。向东，向西，往远处望，那里的天空也闪烁着一片淡红的火焰，弥漫着云雾般的硝烟；天空因此而显得低沉混沌，星辰因此而变得模糊不清……

欧阳兰混在欢腾的人群中，激动得忘乎所以。她被快乐、自豪和一种庄严感陶醉了。有人充满激情地喊道：“一次战争就这样停止了！这是人类史上一个重要时刻。一个人一生中能有几次这种经历？我们是这历史性场面的见证人！”她听了，内心里极为赞同。但是，当有人说到“在欢呼胜利的时候，不应该忘记我们付出的代价，不应该忘记我们那些牺牲的同志”时，她忽然象受了一击，感情震动，心一沉，从人群中挤出来，又跑回了坑道……

2 欧阳兰刚回到救护所，电话响了。她拿起电话一听，是师里的后勤部长。部长在电话里向她说了几句祝贺胜利、表示慰问的话之后，就要找他们救护所长。

“所长正在山头上奔跳哩，可以对我讲吗？”

“不，你最好替我把他请来。”

她去请来了所长。所长跟部长通过话，很有些神秘气味地对她说：

“整理东西，两天之后归建回部。”

“这么快？”

“是的，同志，也许咱们很快就要回国了呢！”所长讲罢，忽然以少有的激情，举起双臂，大呼一声：“呵，祖国！”

从所长那虽有些狡黠却抑制不住的喜悦的目光里，欧阳兰的敏感使她获得一个直觉：可能很快回国。这样，她那刚刚沉重了的心灵又在一种新的欣喜中轻松了，象鸟儿拍动了羽翼。

她脱掉了白大褂。宁静柔和的灯光映照出她年轻轻盈的体态。她向用帆布隔断的她们女大夫的“寝室”走去，同时，不知怎么的，心目中浮现出繁华的大上海的夜景。她在飞快的想象中看到了上海医学院，看见了那里一间灯火明亮的斗室，一个青年男子似乎正在伏案撰写一篇内科学方面的大论文，又仿佛正坐在收音机旁，收听朝鲜前线的报道；不，不是在写论文，是在听新闻，在听她欧阳兰的消息……那男子是她的未婚夫呵，她前几天还收到了他对她无尽思念的信呵，这个时刻，他怎能不极度关心这决定他们的爱情和幸福的事态呢？一定的，准是的，笃定的。她想象着他们见面时的美好情景，心底里不禁说了声：“噢，亲爱的，我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快了！……”

她点燃蜡烛。她走到她的行军床前。她真的想整理一下自己的东西，一时竟不知先做什么。到底，她还是先从衣兜里重新掏出了那封来自上海的信。信封上签着“黄益昇”三个字。一看到这名字她的心就不平静。是呀，好象自从进医学院的那